



丁玲全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

7

丁玲全集

主编 张炯 副主编 蒋祖林 王中忱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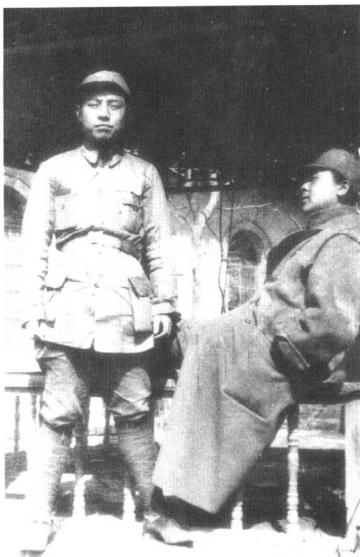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41年，丁玲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



1936年11月，丁玲在“新中华副刊”第6期发表的《速写彭德怀》和她为彭德怀画的素描。



1938年春，丁玲与西战团团员诗人田间在西安。



1954年，丁玲在北京多福巷16号寓所院内打羽毛球。



1956年10月，丁玲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



1966年春，丁玲与黑龙江宝泉岭农场女工合影。



日本汉学家田烟佐和子在60年代曾写过研究丁玲的论文。1979年，她获悉丁玲平反复出，来北京访问丁玲。这是丁玲与田烟佐和子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合影。



1978年，丁玲在山西长治嶂头村。



1981年，丁玲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寓所。

目 录

我的自白	(1)
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	
——在中国公学讲演.....	(6)
对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	(8)
我的创作经验	(11)
我的创作生活	(14)
文艺在苏区	(18)
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	(22)
说欢迎	(24)
勇气	(26)
说到“印象”	(28)
略谈改良平剧	(30)
反与正	(37)
讽刺	(39)
真	(40)
作家与大众	(42)
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	(46)
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	(49)
干部衣服	(51)

战斗是享受	(53)
材料	(55)
我们需要杂文	(58)
“三八”节有感	(60)
关于立场问题我见	(65)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	(71)
十月革命节纪念	(76)
老婆疙瘩	(77)
谈鬼说梦的世界	(79)
窃国者诛	(81)
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	(83)
自掘坟墓	(89)
“海燕行”	(92)
奋斗到胜利	(95)
同青年朋友谈谈旧影响	(98)
批判萧军错误思想	
——东北文艺界座谈会发言摘要	(103)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08)
在前进的道路上	
——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	(117)
苏联的文学与艺术	
——在天津文艺青年集会上的讲演	(128)
《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	(139)
谈文学修养	(145)
“五四”杂谈	(155)

青年恋爱问题	(162)
谈谈普及工作	
——为祝贺北京市文代大会而写	(178)
谈“老老实实”	(186)
知识分子下乡中的问题	(190)
跨到新的时代来	
——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	(200)
再接再厉	
——中国作家在和平签名运动中	(209)
创作与生活	(218)
在《文艺报》召开的北京市文艺通讯员	
座谈会上的发言	(227)
怎样迎接新的学习	(228)
一个钉子	(236)
怎样对待“五四”时代作品	
——为《中国青年报》写	(238)
收入与支出	(242)
谈谈文艺创作问题	(244)
作为一种倾向来看	
——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	(255)
欢迎，欢迎你们的来临！	
——欢迎爱伦堡、聂鲁达先生	(264)
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	(268)
在招待外国文艺家会上的讲话	(278)
苏联文学在中国	(281)

中国的春天

- 为苏联《文学报》而写 (285)
在斯大林奖金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294)
果戈理——进步人类所景仰的文化巨人 (296)
荣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文艺奖金后对苏联
记者的谈话 (300)

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

-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十周年 (301)
谈新事物 (311)
谈与创作有关诸问题 (331)
在旅大小平岛苏军疗养院的一次讲话 (350)
到群众中去落户 (357)
作家需要培养对群众的感情 (369)
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 (374)
怎样阅读和怎样写作 (380)
文艺学习没有捷径可走 (396)
创作要有雄厚的生活资本 (400)
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410)
在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 (413)
一点经验 (415)
生活、思想与人物 (419)
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一点感想 (439)
作家必须是思想家 (442)
谈谈写人物 (444)

我的自白^①

我今天来到光华，没有预备来讲什么，我们就随便谈谈吧。谈什么东西呢？哦！谈谈我自己吧。

我现在成为社会一般人所注目的人，之所以能引起别人对于我的特别兴趣，是因为我背叛了一切亲人，而特别对“一个人”亲近；最近则因为我是写小说的人了。

不久以前，因为一个不幸的事件，跟着就有人在报章上登着关于丁玲女士底凄楚的故事：说什么丁玲终日以泪洗面，扶孤返湘等消息。其实这是错误的，是一种模糊的印象。社会上，有人特别注意到我，关怀着我，这有许多是真正同情的赐予，而有许多人却甚无味。

我写小说已经三年了。我不敢说，写的有什么成绩；不过在我自己讲起来，确是以认真的态度，做了至善的努力，然而得到了什么？对于自己的作品，对于自身分析的批判，都曾下了工夫。我知道有许多人常谈到我，不过多为无聊的驱使，茶余酒后的消遣而已。

假如有人以为作者仍要继续努力，就应给作者一个很好的写的环境；不然，就可以禁止她，或就怎样指摘她，教导她。可是没有一个人拿出真正的态度来加以批评的。如今的文坛，

① 本文是1931年5月在光华大学的讲演。

都是一些卑劣的人充斥着。所有的读者都应肩起改正的责任啊。

昨天听见有人买《韦护》看——买作者的创作，作者觉得是一件十二分荣幸的事。今天到光华来，能同诸位在一起谈话，我亦觉得是十二分荣幸的。

现在因为找不着什么事情来讲，就来介绍《韦护》吧。我要再三声明，这不是演讲，只是闲谈。

我常批判自己的作品，感觉错误的地方非常之多，可是总无人给我一种诚恳的批判。希望诸位看了我的著作以后加以批判，使作者有精进的机会。

韦护是一个革命的人物。应该做的事，他都勇敢地去做。他遇见一个虚无思想甚深的女人，他对她无形中发生了热情的爱恋，后来进一步同她住在一起。不过另一面却感到非常痛苦，感觉无时间工作的痛苦。然而，竟为她的美丽，一种无可比拟的热爱所迷惑；后来总算给他摆开了。

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是一个缺点，现在不适宜了。不过那是去年写成的，与现在的环境大大不同了。

有许多人以为作品的内容，都与作者有关。如茅盾的“三部曲”，有许多人觉得书中的女士们，都能一一指出，这个是谁，那个是谁，而且有十分肯定的意味。读到我的创作的人，大多以为我化身在作品里了。其实不然。本来我不反对作品中无作者的化身，不过我对于由幻想写出来的东西，是加以反对的。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农人，一个工人，对于他们的生活不明白，乱写起来，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一个最亲爱的作家朋友身上，觉察他与社会的矛盾非常厉害。他曾同一个女人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他并未跑开，却

被那女人感化了。他的爱情表现得十分好，写的情诗，非常之多，每一句都十分惹人爱；后来他的生活很苦。有一个时期他曾说这样一句话：

“一切爱情，一切生命都成为无用的东西了。”

他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他说，“我们的事情，正是一个很好的小说，不过我不能把它写出来，也没有人能代我写出啊。”我没有他的爱人那样有钱，我没有那种形态。而且，我又不是善写的人。他曾说，那女人十分的爱他。他写诗，特意写得那样缠绵。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他每日与朋友热烈地谈论一切问题，回家时，很希望他的爱人能关心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他老老实实对我这样说过。我很希望我能把它完全笔之于书。本来，我以为老老实实的写出就算了，然而当时又不愿照着老套写出，加之以病，便耽搁下来，后来更因别种工作，就把它放弃了。不过后来也频向我说，如不愿照本来的计划写它，权当它是一件历史叙述一下吧。

后来我把它写成了。我以为写的还好，写的很深入。每天写七八页，每页七八百字。写的时候，是感觉很快活的。那时，我每天沉思默想：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我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用辩证法写它，但不知怎样写，写好后，我拿给也频看，他说不好。我但愿他说不好，但不愿他说太坏。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我们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

有人说：这东西早些日子写就好了，现在未免太迟了。有的朋友很不满意，说我把《韦护》赤裸裸的印上纸面了，但我以为与本来面目大不相同；但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也难说。

我这篇题材——《韦护》——很不好，依然取之于恋爱的

事情。我觉得我写小说有一个缺点，我不能像他人写小说那样一下笔就写得很长。在我的作品里，我不愿写对话，写动作，我以为那样不好，那样会拘束在一点上。《韦护》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的化身，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看了之后，请大家批评一下，给我一种进取的力量。

现在批评我的创作。哦！自己不好批评自己的东西。我很愿把自己觉得不好的地方说出来，然后再请大家给以批判。哦，还是不谈它吧。

我不相信，我除了写文章之外，就不能做别的事情。正因为丁玲是一个写文字的人，而又没有更多的人去写，所以我觉得写下去，或者有一点小小用处吧。我著作并不是为了几个稿费。我著作并不全靠灵感。实际上，事实是极关重要的。我希望给大家给以忠实的批评，我亦更加特别注意着。

写的材料多得很，有人说，把作者自身有关的材料写完就算了。然绝不能这样说。我以后绝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现在已写了几篇不关此类事情的作品。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因为我非工农，我能写出什么！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因为我觉得，写工农就不一定好，我以为在社会内，什么材料都可写。现在我正打算写一个长篇，取材于我的家庭——啊啊！我讲得太多了。假使诸君不疲乏的话，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

现在讲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现在还有三千人——远近亲戚都在内，彼此都十二分亲近。家中还算有钱，我的祖父，做过很大的官。我在家里看到父亲留下许多荣耀的衣服饰物。可是我的父亲在玩乐有趣之下，把家产都败光了。自父亲死后，那时我还很年幼，就从大家庭里脱离出来，我没有姊妹们受到大家庭熏染那样的深。我跟随母亲在学校里长大起来。连父亲

的面目，我都记不清楚。可是，从他遗留的东西，我能窥出他的性情，他的举动。家中吃饭，非常热闹，每次开饭，都是好几桌。家中时常向外挑战，或任性购物。我听说父亲有一天叫工人整日做马鞍子的绣工，而他自己不会骑马；等做好后，他请旁人骑，自己在后面跟着跑。现在我的家庭里还少不了有这种人。我不会再享受这种生活了。我曾回家一次，为了我的创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详详细细弄个明白。

我的母亲在家里曾享过大家庭的福，而我得到什么？忧郁地，住在有二百多间屋子的门院里，床铺非常大，每张床都带着窗格子的。我这样讲，大家都会推想到一切吧。每天晚上，家人都怕进那无人住的空屋子。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侄女。那时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我的家中，差不多无一人读书，全在酒色之中完蛋了。家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有精神。说打架，没有一个可以称对手的。家中藏着许多杆枪，白天都躺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现在时候已经很晚，我不再噜苏下去。最后希望大家读了我的著作之后，给我以忠实的批评。

一九三一年五月

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

——在中国公学讲演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邀请丁玲
韩侍桁等讲演。本稿即丁玲讲演时的记录。(罗菲记)

仿佛是不屑说得的，自己只是写一点小说，但因为写一点小说；才得到这一个机会；似乎应该留下一点快慰。用笔写惯的人，似乎不适于演讲，恐怕是使诸君失望。上礼拜到复旦去，只随便说了一点东西；今天因为天气太热的原故，一时想不起什么，所以我们只有随便谈话而已！

演讲是很不方便的：把题目限于过去，还可以马虎；若是以现代的文学来演讲，是很不好说话的，所以我说我自己。

我同人家接近时候很少；昨天有人邀我来，我是很欢喜的。

在现在社会里，有人以为丁玲死了一个好朋友，而他们得到低级的趣味，我们可以来分析他们的心理。

死的原不只是一个好朋友；不过一个人与丁玲生活很接近，而大家只为是这一个人，而发生趣味；同时也以为一个人的死，只关系一个人，小报的造谣，说是无别人来追随死者的心志；假如是同情只一个或许宝贵！但他们的态度可以找一点证据；大概他们以为哭，或比哭更无聊些。有人说：死去了一

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

个朋友，仿佛丁玲应该努力；也有人对我有善意的勉励。但死人的意志，只在一个人身上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你们都是大学生，似乎也应该负起这责任才对。

我自己写文章的，也许无好影响；但写的态度上，仿佛并不马虎；但结果是失望！这责任不在作者，而在读者！读者在同情时便应该鼓励作者；在反对时，便应该攻击作者！但三年来觉得很失望！虽我在初出来时，有人轻描淡写过，但对我都没有真正的意见！有远处写来很热烈的信，是因为受某部分的感动，而对我发牢骚的，这于作者无益，所以都丢了！现在我不怕寂寞，也不怕摧残，仍旧继续下去；但我希望有正确的读者帮助我这个虽然是渺小的在文字上的工作者劳动者！同时也希望你们负起这个责任。

我们讲一点关于杂志上的事：仿佛是在杂志上作文章也很为难！后台没有人，是不容易出版！没有杂志，对我们的损失很大！有人占据我们的文坛，去蒙蔽读者！这实在不是好现象！我们应该怎样把骗人的指出来；不准卖的！我们应该怎样的介绍！我们讲杂志不是去批评，只是讲我们应该如何工作而已！

你们都出些什么刊物？但希望对于书报要常常介绍，同学要时时讨论才好！

(文字之误，由记者负责)